

維護國安法庭有責 拒禁「獨歌」失責失職

銳評
卓偉

高院否決律政司禁止傳播「獨歌」的禁制令申請，事件引起社會嘩然，原因不單在於法官提出的幾個理據都難以說服公眾，更在於此舉向社會傳達出極為錯誤的信號，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

司法機構肩負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但在「獨歌」問題上卻本末倒置，以一些旁枝末節理由拒絕禁制「獨歌」，這樣令親老痛、「獨」者快的判決，等如間接助長「港獨」勢力的氣焰，令他們以為「贏」了一仗，令「港獨」分子更加有恃無恐的傳播「獨歌」，未來甚至可能有更多「獨歌」面世，造成這一結果，正在於法庭的判決，未有履行維護國安的職責。律政司上訴是理所當然，但如果法庭沒有糾正錯判，國安委應果斷作出權威決定，要求司法機構糾正，在大大非問題上絕不能有絲毫含糊。

法庭否決禁制令申請的理由有不少，例如認為禁制令針對的行為本身屬刑事罪行，現行香港國安法已可覆蓋。但問題是國安法可以覆蓋就不必發出禁制令嗎？國

安法是香港的「守護法」，但香港也需要其他法例和法律工具維護國家安全，而不是什麼都引用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工具愈周全，香港的安全和秩序就愈穩固，國安法和禁制令兩者不應是互動衝突的關係，而是可以相輔相成。

禁「獨歌」無關言論自由

至於發出禁制令可能與現行的刑事法例有衝突，造成所謂「一罪兩審」，這是杞人憂天。選擇哪條法例作出檢控是控方責任，不需要法庭過慮。至於執法難的問題，更是「莫須有」的理由。任何的禁制令包括早年禁止「起底」行為的禁制令，都存在所謂執法難以至海外執法的問題，困難是存在，但是否因為有困難就不發出禁制令，不履行法律責任？恰恰相反，就是因為執法有難度，更需要法庭的充分配合，以禁制令方式對違法行為明令禁止，令不法分子不敢造次，所以律政司才要申請禁制令。但法庭竟然反過來以執法難為由拒發禁制令，這樣的理據如何令人信服？

法庭考慮是否發出禁制令，應考慮事件的性質、嚴重性和危害性，而不是旁枝末節的技術問題。這次禁制令的本質是該首歌曲是否宣揚「港獨」、「分裂」，是否違反了香港國安法，是否對香港的國安和社會秩序造成危害。答案是肯定的，「唐英傑案」的判例已明確「光時」等字眼是宣揚「港獨」，而該「獨歌」的內容、編曲以至MV都是擺明車馬的煽動鼓吹「港獨」，觸及了國安法的紅線，直接危害香港的安全，這就是發出禁制令最主要的理據。但法庭似乎未有充分重視這些事實，對於「獨歌」的危害性輕輕帶過，對於司法在國安上的職責不為意甚，以各種似是而非的理據否決申請，令「港獨」分子拍手叫好，這樣的行為是否失職？

最令人不解的是，判詞將禁制令扯上所謂言論自由、「寒蟬效應」的問題，如果是過去最喜歡凡事上綱上線到言論自由的反中亂港勢力及其喉舌，會這麼說可能不奇怪。但法庭應該明白，禁制「獨歌」與言論自由是兩回事。言論自由是無限制嗎？至少不少西方國家不是這樣想。德國、

奧地利等也有法例禁止一些政治性的歌曲，例如歌頌或與納粹黨有關的歌曲。言論自由有界線，包括政治界線、法律界線以及社會界線，納粹黨對歐洲多國、對全世界帶來了災難，宣傳納粹黨的歌曲，就是要為納粹黨招魂，所以必須以法律禁制，這不涉及什麼言論自由，更不是「寒蟬效應」。這樣，為什麼西方可以依法禁制「歌頌或與納粹黨有關」的歌曲，但香港的法庭卻不能禁「獨歌」，更扯上什麼言論自由，當中道理何在？邏輯何在？

用好法律工具箱裏的工具

香港國安法第3條，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這表明司法機構不單是法律的仲裁者，更有責任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這是司法機構必須承擔的責任。律政司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就是要求司法機構同樣履行維護國安責任，向各界傳達出司法對「港獨」「零容忍」

的信息，也讓一直在詐傻扮懵的網絡平台在下架「獨歌」的問題上不能再裝聾作啞，也令外界更清楚法律的界線，對於維護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絕不是什麼有了國安法就沒有發出禁制令的必要，這是漠視「港獨」危害。

事關大是大非，相信特區政府很快就會提出上訴，但似乎香港某些人現時仍未能全面理解國安法，未有認清自身的職責，如果再出現令人嘩然的結果怎麼辦？2022年12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解釋》，明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做出權威判斷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決定。這是對國安委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審查權和決定權最清晰的表述，在涉及重大國安問題上，如果法庭未能履行職責導致香港國安出現風險，國安委理應作出判斷和決定，其決定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屆時香港的法庭必須遵從。

資深評論員

依法禁「獨歌」切實維護國家安全



有話要說
鄧宜宏 雁

高等法院早前拒絕就「港獨」歌曲《願榮光》（下稱「有關歌曲」）批出禁制令，筆者對此感到失望和遺憾。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必須有效地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禁止公眾人士在網上或任何平台傳播「港獨」歌曲，律政司申請禁制令絕對是合情合理、有理有據。因此，筆者支持律政司就高院有關裁決提出上訴，以正視聽。

有關歌曲與「黑暴」和「港獨」示威有密切關係，自2019年起廣泛流傳，歌詞內容含有已被法庭裁定可構成煽動的口號，是徹頭徹尾的「港獨」歌曲。

而因谷歌搜尋引擎上的錯誤信息，近年在國際賽事中接二連三發生錯播國歌事件，對國歌造成侮辱，對國家安全造成隱患。去年年底，亞洲七人欖球賽和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等國際體育比賽爆出播放有關歌曲被錯誤當成國歌播放的事件；2月28日，港隊在世界冰球錦標賽第三級別比賽的分組賽中大勝伊朗，大會竟然又再播錯國歌，雖然港隊成員立即依從《指引》以T字手勢示意出錯，但是事件對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傷害已造成，令人憤慨和遺憾。

香港國安法第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為禁止有關歌曲繼續被肆意流傳，特區政府早前申請禁制令，制止任何人在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在具煽動意圖的情況下，傳播或表演有關歌曲。有關行動是必要、合理和合法的，亦顯示出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和尊嚴的擔當和責任。

可是，國際上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藉特區政府就有關歌曲申請禁制令，抹黑特區政府限制言論和創作自由。在香港，言論及創作自由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但在任何一個法治之地，自由亦非絕對，有關歌曲的歌詞含煽動和分裂國家的字眼，而政府申請的禁制令亦只涵蓋這首歌曲涉及的違法行為，對例外情況亦有顧及，例如政府已表明禁制令中會加入新聞工作豁免條款，豁免記者在執行新聞工作活動時的禁制令及民事責任。因此今次事件完全不影響市民的言論自由和創新自由。

國安法落實三年多以來，社會秩序恢復穩定，市民生活重回正軌。香港今日由治及興的局面實在來之不易，社會各界應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研究高等法院的判詞，盡快作出下一步行動，以向國際社會傳遞正確信息，維護國家尊嚴，保障廣大市民的安全及福祉。因此，我們應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循一切可行法律途徑，杜絕宣揚「港獨」的歌曲傳播，以守護國家安全和尊嚴，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友好協會發展基金主席團常務主席

禁制令會致「寒蟬效應」理由太牽強



以法論事
顧敏康

律政司在6月初向高等法院原訟庭申請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傳播「港獨」歌曲《願榮光》（以下簡稱「該歌曲」）。原訟庭於7月28日頒發裁定，拒絕批出有關禁制令。

從寬泛意義上說，禁制令（injunction）是普通法的一個概念，指以法庭判令當事人或不特定人作為或不作為，性質上是一種衡平法的補救措施。如有任何人違反禁制令的內容，將會被視為藐視法庭而面臨刑事處罰。禁制令又稱強制令，屬於民事救濟措施。也是一項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法官可以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21L條自主決定是否發出禁制令。當然，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也必須遵循普通法的原則，要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正當活動」幾乎不存在

本案涉及的是針對香港所有人的禁制令。判詞指出：針對所有人的禁制令（an injunction contra mundum）是特例，因為法院的基本原則是對人對事（acts in personam），最終的強制令只對訴訟程序中的當事人有約束力。而法庭在考慮發出針對所有人的禁制令時，要考慮禁制令對所有人的潛在影響，不管他們是否訴訟程序中的當事人，尤其要強調維護可能受不利影響的第三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

判詞並認為：在考慮禁制令是否必要或具有功效，必須展示如果沒有禁制

令，被告的非法行為無法被有效限制。因此，法庭必須考慮：（1）禁制令的有效性，是否比刑法已經發揮的威懾力事實上更強；（2）對違法者執法是容易的。因為所有的禁制令必須受限於「真正需要和針對嚴重問題」。為此，法官以三個理由拒絕禁制令申請：（1）法庭並不信納本禁制令會有真正功用；強制執行時不會更加容易。（2）強制執行本禁制令時會與相關的刑事法律互有衝突。（3）禁制令可能產生「寒蟬效應」。

對於這三個理由，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限於篇幅，筆者僅針對法官的「寒蟬效應」論提出不同意見。

毫無疑問，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也必然要考慮保障相關自由。法庭認為，批出禁制令可能會產生「寒蟬效應」，即動機清白的人士，或會害怕違反禁制令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因而選擇不參加涉及該歌曲的正當活動。筆者認為，此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法官「參與涉及該歌曲的正當活動」的說法易導致誤解，會讓人以為該歌曲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事實上，法官在裁定中已經指出：毫無疑問，該歌曲被那些懷有煽動分裂或反政府意圖的人使用和有效使用。該歌曲在2019到2022年期間的413個公共秩序事件中被使用，其間「港獨」或其他煽動口號被吟唱。在其他一些場合，一些人唱着該歌曲實施暴力、故意毀壞公共設施、非法佔據公共道路、設路障阻斷交通和襲警等行為。同樣，該歌曲出台的目的就是想喚起反政府情緒和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信念。有關證據可以看看對該歌曲的評論，將該歌曲描述為「香港

國歌」，在公共秩序事件中吟唱，以及其中的一些歌詞。尤其歌詞中提及「光時」已經被法院認定為有煽動分裂意圖。

由此可見，「涉及該歌曲的正當活動」的情況是幾乎不存在的。當然，如果香港媒體報道有人因為使用此歌曲構成犯罪等消息則可以被視為正當活動，但律政司已經同意向法院提出豁免任何記者執行新聞工作活動時的禁制令及民事責任。所以，筆者既不清楚還有其他哪些「正當活動」，也認為法官擔心禁制令可能出現「寒蟬效應」的理由過於牽強。其實，法官自己在判詞中也承認：若非因第一和第二個理由，「法庭便會裁定，即使會產生寒蟬效應，但基於國家安全的根本重要性，仍應准予本禁制令」。

律政司應積極行使上訴權

此裁定一出，行政長官立即作出回應。他認為特區政府有責任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他更要求律政司盡快研究判詞和跟進工作。筆者認為，律政司應當積極行使上訴權利，並將研究重點放在法官的前兩個理由上面。

毫無疑問，香港國安法具有凌駕性地位，法官在行使批准禁制令與否的自由裁量權時，應當考慮其他法律對國安法的配合功能，或者考慮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具有約束力的證明書。所以上訴法院應當在審理中一併考慮解決這些問題。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執行會長、香港智匯秘書長

司法「清除」特朗普成美國兩黨共識

國際觀察
宇文

美國大選尚未拉開帷幕，一場國剿特朗普的內鬥大戲開始上演。

由於拜登總統決定參選，民主黨內候選人之爭似乎沒多少懸念。共和黨內參選人已超過15位，內捲前所未有，前總統特朗普依舊是焦點。

美國當地時間8月3日下午，特朗普再次接受聯邦法庭訊。這是特朗普2021年卸任美國總統以來被第三次刑訴，也是第二次接受聯邦法庭訊。這次刑訴對特朗普而言相當狠辣，法官指控特朗普涉嫌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根據起訴書，他被控4項罪名。

4項罪名包括：特朗普串謀欺騙美國、串謀阻礙官方程序、阻礙（試圖阻礙）官方程序以及串謀侵犯公民權利。尤其最後一項指控，有傳言稱特朗普可能面臨死刑。當然，美國相關法官已經澄清，串謀侵犯公民權利罪的最高刑罰是10年刑期。

如果特朗普4項指控最終全被定罪，特朗普將面臨最高20年的刑期。不過，特朗

普還因多起案件被指控，加起來多達78項犯罪指控，若都被定罪且判處最高刑期，特朗普的刑期將長達數百年。特朗普8月2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他可能會因多個罪名被判刑561年，認為有人「想把他關進監獄六輩子」，強調這是「無休止的政治迫害」。

美「司法獨立」的虛偽性

特朗普雖然很憤怒，但是很多美國主流媒體認為特朗普被訴的上述罪名發生在其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對美國民眾、國會和整個國家都造成了嚴重傷害。因此，即使特朗普自認為2020年大選讓自己「很委屈」，但是特朗普讓美國「很受傷」。所以，特朗普必須付出應有代價。但特朗普認為自己受到了「政治迫害」，也並非沒有道理。

首先，特朗普和司法界的關係一向不好，司法界抓住特朗普的把柄進行「光明正大」的反攻倒算，讓特朗普感到這是司法界對自己的報復。而且，特朗普在

白宮4年，他深知美國的司法獨立的虛偽性，他絕對不相信所謂的司法獨立和公正。

其次，兩黨政治惡鬥是美國政治的基本光譜，總統大選更是內鬥慘烈，兩黨對對方的攻訐無所不用其極。特朗普有自己的小尾巴，也難以擺脫暴徒圍攻國會的黑歷史，甚至還有性侵醜聞等有損道德形象的瑕疵，這樣的特朗普自然會成為民主黨的活靶子。何況，民主黨猛攻特朗普也是為老拜登的2024年參選之路清除政治障礙。

其三，共和黨的內訌內捲。雖然特朗普是上任總統，但特朗普屬於共和黨的另類，所以共和黨的十餘位參選者都和特朗普劃清界限，而且特朗普曾經的副手美國前副總統彭斯更成為特朗普的敵人。當然，共和黨基於黨內團結和特朗普的高人氣，黨內雖然極端內捲，表面上還未撕破臉。儘管如此，共和黨內有些政客將特朗普再遭指控形容是美國「悲哀的一天」，有人認為特朗普應該「即刻停止參選」。

雖然也有共和黨人支持特朗普並對美國總統拜登發起反擊，因為拜登自身似乎也不那麼「乾淨」，尤其是拜登的兒子臭名昭著。但從目前來看，共和黨不希望充滿爭議的特朗普代表共和黨出戰2024年總統大選。而且，特朗普依然以54%的支持率遠高於排名第二的德桑蒂斯（17%）。至於其他參選人，民意支持率都在6%以下。加上特朗普擁有一眾死忠粉，特朗普越是熱度明顯，共和黨越是不安，希望能夠拉低特朗普的人氣，降低特朗普的熱度。

大選不過是「權力分肥」遊戲

在此情勢下，驢象兩黨其實是有共識的，因為兩黨建制派（尤其是共和黨參選人）都不希望特朗普參選，這也正是美國政治的卑劣之處。所以，通過司法途徑，用法律的名義定點「清除」特朗普，或成為驢象兩黨的默契。

這場針對特朗普的司法政治鬧劇劇情或是這樣的：若特朗普面對訴訟知難而退，

退出2024年大選，針對特朗普的所有訴訟都會偃旗息鼓，特朗普也會實現「軟着陸」，民主黨、司法界和共和黨皆大歡喜，讓2024年美國大選朝着內鬥可控的傳統政治軌道前行。若特朗普參選到底，美國司法界對其的各種刑訴也會持續跟進，共和黨內也會出現更多彭斯一類的「叛徒」，曝出特朗普更多不堪的「黑幕」，讓特朗普深陷司法漩渦而無法參加競選遊戲。

從當年彭斯的反水到如今彭斯要作指控特朗普的證人，凸顯兩黨在維護美國政治體制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而且兩黨政客不可以破壞權力分肥規則。就此而言，特朗普其實已經成為兩黨政治的公敵，他不僅被共和黨「內定」拋棄，也不見容於美國政治體制。因此，用司法手段圍剿特朗普，將其定點「清除」出2024年大選，成為驢象兩黨的基本共識。

要麼參選，要麼蹲監。特朗普如何選擇？

國際關係學者